

文協成都分會翻譯叢書

敵後的插曲

陶 雄 譯

中西書局印行

目次

敵後的插曲·····	蘇·E·維倫斯基(一)
在布里安斯克森林裏·····	蘇·J·鄔特金(七)
新沙賽寧傳·····	蘇·P·柯金勒(一五)
護航隊到摩爾曼斯克去·····	美·E·穆勒(二二)
噴火機的戰士·····	美·Q·雷諾茲(三五)
緬甸的致刻爾克·····	美·R·拉泰尼爾(四三)
陳納德與飛虎·····	美·W·克萊門斯(五一)
空中的維金·····	美·F·雷克利(六〇)
我們在搗毀德國的「西牆」·····	捷克·F·李貝克(六七)
地下巴黎·····	美·E·席伯(八〇)

敵後的插曲

蘇·E·維倫斯基

一條陽關大道穿過這座村莊。德國的補給車，摩托車，和坦克車的行列日以繼夜地通過，引起一種可怕的喧囂。幾個月來，德國人一直在輸送生力軍經過這路線到那圍城去。德國隊伍的地雷，砲彈，機關槍和來復槍的火藥也是從這條路線運送過去的。這是一條忙碌的大道，因而這個村莊也就變成了德國人帶着貨品去往指派地點旅途上的一個歇腳的據點，這村莊裏面的生活委實不可忍受了。德軍的分遣隊每天每小時地到達。他們白天也來夜晚也來，而且永遠停歇在這里。他們怒氣衝衝地來了，踢開農民茅舍的門，強橫霸道地走進來要喫要住。當農民解說喫的東西老早老早就喫光了的時候，他們完全不相信。他們打他們，把他們的家弄得個天翻地覆，找尋儲藏品。當搜索證明毫無結果的時候，他們就解開行

囊，吞嚥自己的給養，掛起他們的骷髏的衣裳來吹晾，並且把身子倒下來，睡在房主人的床上。

這村莊呻吟了。每天，總有幾個農民因「不服從」而被殺。每天帶來一些新的殺伐却奪奪件。之後，婦女的慘厲的嚎叫流過長街，而漢子們便在無告的激怒中拍緊了拳頭。

實在不能再忍受一秒鐘了，村人之中的兩個這才跑出去參加了游擊隊。他們走了許多哩路才到達游擊隊部。在那里，他們把落在他們村莊上的災難，和德軍部隊給養移動情形一齊告訴了隊長。

隊長把全部事態考慮了一番，便決定驅逐德國人出村，解救村人脫離水深火熱，並且切斷德軍的交通線。取得鄰近幾個游擊支隊的幫助之後，他便集中了一個強力部隊，開始挺進。

這打擊是如此奇突，以至德國人不得不望風而逃。

村人邂逅這批游擊隊，恰如大神從天而降。於是，村莊裏一切又恢復安寧了，而一條重要的陽關大道，德國人却從此完結。

後者對於這樣一種情況是絕難容忍的。他們派了一連隊伍來反攻這據點，但是游擊隊擊潰了牠。他們派來又一連。那一連也被消滅。他們又做了一次嘗試，但又失敗了。游擊隊已經牢牢地控制了這莊村，並且毫無放棄牠的意思。

這時游擊隊長接到命令，指示他的部隊必須在他們原先駐紮的區域內執行一種重要任務。於是，留下四十名弟兄把守村莊，其餘大部分的游擊隊便離去了。當德國人探知祇有極少數的人們留在村莊裏面時，他們馬上派遣一個四百名德國兵的討伐支隊，配備著迫擊砲和機關槍，來進攻這個地方。

一個八小時的戰爭於以發生，又增援了一營人馬，德國人用機關槍和迫擊砲的火力來掃蕩這村莊，並且用大砲粉碎牠。游擊隊頑強地戰鬥著，但是他們不可挽救地寡不敵衆。深知繼續抵抗也是徒然，他們決定趁僅有的一條通往森林的道路還開著的時候撤退。兩名機關槍手，波金和希楚金，留在陣地的最後邊掩護退却。

「盡你們所能的支持下去，」隊長告訴他們，「記住你們同志們的安全完全仰靠你們呢。」

遊擊隊準備離去了，帶著他們的傷員，他們的武器，他們的彈藥一道，同時，德國人却迫近村莊了。去，一羣兵士衝出門，「請看，德國同志們，安全完全了。希楚金的槍保持緘默。他在等待他的輪班，一隻眼注視著他的同志們逃走所經的這路。必須再把德國人穩住二三十分鐘，後隊才有時間逃走……」

德國人一再的進攻，但是每次波金迫使他們重又匍匐到地上。希楚金凝神屏息地注視著他同志的射擊並且作著紀錄，十二個，十八個，三十一個……好！工作！他也迫不及待地想開火了，但是他知道他的努力必須待時而動。波金已經殺死第四十個德國人了，當他的槍突告默啞的時候。一個德國地雷在他身旁兩碼的地方爆發開來，立時把他殺死。德國人又前進了，起初是小心翼翼地移步，但當他們通行並沒有遇到阻撓的時候便漸漸胆大起來。希楚金已經十分臨近了，希楚金的槍這才動作起來，第一發他掃射掉十一個德國人。第二次動作另外六個應聲而倒。又一些個落到地上。希楚金轉首迴顧，看見他的同志已經出了村莊。如果他祇要能夠再阻止德國人這麼十分鐘！他又開火。

了。覺察到祇有一個人和他們對抗，德國人開始包圍了他。希楚金從從容容地讓他們這樣做，雖然他仍舊有機會逃走，以保全自己。但是這樣一來，德國人便可以通行無阻地穿過村莊前進，追趕上退却的遊擊隊了。希楚金向波金遺體綽臥的地方瞥一眼，便固守著他的槍位。

這不平衡的戰爭又持續了十五分鐘。他的同志們已經失沒在樹林子裏面了。那里他們已經安全。他看見一些農民藏在一座石井後面，注視著他和德國人作戰。

突然，他聽見他身後德國人羣中發出一聲吆喝，他環顧四周，發見自己已經被圍。現在是無路可走了。希楚金站起身，把他的機關槍向著德國人推去。

「我投降，」他說。

敵人的後插曲

一片聲音從蹲伏在井後的人羣中滑溜出來。投降！他們不能信任自己的耳朵了。一個俄國人，一個遊擊隊怎麼會做這事——對德國人投降呢？但是過了一會兒一切便都明白了。正當德國人走向前來逮捕這遊擊隊時，希楚金把一束手榴彈對著他們打去。

在布里安斯克森林裏

蘇·J·郎特金

在矮樹叢裏面，躺著一個德國兵的屍體。遊擊隊員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張地圖。這支遊擊隊活動的區域被人作了一個紅圓圈的標記。在圓圈的中心，有著「五萬遊擊隊」這樣幾個字。這下子，我們對那像一連串夢魘似的煩擾著普魯士「軍曹」的心靈的畏懼算是找到了活的數學的證明。

這意外事件發生在布里安斯克周遭。那一區域巨大無朋的森林永遠使納粹不能走近。實在的，他們很快地便學會了畏懼他們。像鐘錶一樣の有規律性，隊伍和軍火列車斗膽一駛進這森林，馬上就出軌。用鋸子和斧子作武器，成千的納粹士兵把沿鐵路線一百米以內的樹木掃數砍掉。甚至就是這種「預防」的方法也還是沒有用。被那不屈不撓的古俄羅斯森林還擊回來，德國人終於被迫退却了。巨

大的地區，連同牠們的城市與村莊，必須承認是屬於游擊隊的。

又一次，沉寂統治了這森林，但歷時并不久。德軍司令官深知他的戰線的後方很危險地暴露著。他組織了一個殘暴的討伐隊，討伐這布里安斯克周遭森林裏面的游擊隊，四萬名渴望殺戮的老兵來到了，這他們過去一直不能控制的地帶。幾夜之內，他們就劫掠焚燒了差不多三十座村莊。

幾天後，有一些担负斥候任務的游擊隊正躺在地上，用樹木和矮樹叢妥善地掩蔽著，突然一個奇特的景象展現在他們的眼前：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許多人穿過森林魚貫地向前行進。眼睛注視在地面上，他們似乎在找尋什麼東西。游擊隊員止住了這奇異的行列。

「你們在找什麼？」他們問道。

「武器！」是回答的話。「我們要參加游擊隊，但是他們不接受沒有武器的人的。」

從燃燒中的村落升起來的殘酷的火焰似乎燃起了老百姓心中永不熄止的憎恨之火。德國人先是惶恐，後來便畏懼起來。從布里安斯克那不可侵入的森林，數

量不斷在增加的游擊隊無情地對納粹戰鬥着。

一次開墾工作把這茂密森林的黑暗開朗起來。在一個角落裏，一個用剛砍伐的樹木建築的舞臺設置好了。圍繞著舞臺四周，游擊隊員們坐在草地上。人們坐著，手裏仍舊握著他們珍貴的槍械。面對舞臺，靠立著演員們的來復槍，盒子砲，和機關槍。一個年青而愉快的司儀宣布著節目。他是一個游擊支隊的隊長。

「現在我們的管絃樂隊準備演奏我們著名的俄國歌曲『月光閃耀』之中的幾折曲調了。」音樂演奏之後是歌詠和俄國詩歌朗誦。節目當中甚至還包括著一項舞蹈。兩名游擊隊戰士作了一次美國風的踢踏舞的精彩表演。他們跳得極熟練，並且受了熱烈喝采的報答。

在劇場裏——這個字如果可以用在這開墾事件中——觀眾們很熱誠，空氣極為興奮。但是節目將近完畢了，於是司儀，那位支隊長宣布道：「現在，親愛的同志們，來賓們，我們準備舉行最後一項節目了！」

表演的人們從舞臺上疾趨而下，很快地抓起槍械，並且消失在森林裏面。

兩小時後，游擊隊員們聽見一聲劇烈的爆炸。一座鐵路橋炸毀了。一列四十

輛車的火車沉落在河裏。

表演終結了！

◎ 一座鍛冶場。牠發著白熱的火光，鐵錘碰擊鐵砧的聲音永不止息。朱鐵匠的

金屬片一隻手一隻手地傳遞著。一羣想試手一做愛美的鐵匠的游擊隊員擁集在鐵

砧的周遭。另外一些則好奇地注視著他們。時時地，一個旁觀者走到鐵匠們的面

前。

「喂，怎麼樣啦？馬上就要完了麼？」

「走開我這兒罷！同志！不要打攪我們，」是乾澀的問答。

問話的人搭訕地走開了。不一會，另一個游擊隊又走來，還是問這同一句話

。幾天過去了。突然，一天傍晚，鐵匠們快樂地宣布了：「工作完啦！」

剎那間，整個支隊聚集攏來，圍住了鐵匠們。顯然人是在移動著，這些走開

了，另一些便可以看見一個金屬物。那是一門小白砲，是游擊隊員們完全用自己

的手造成的。製造牠的人們有理由感覺驕傲。他們既沒有設計圖樣，又沒有機械

，更沒有適當的原料。他們每一件事都是用自己的手做的，而每一個瑣細的地方

都必須倚靠他們自己的才智。

現在還有著試驗這新武器的問題。有些急性人想把牠拿到「弗立茲」（按指德軍——譯者）身上去試驗。但是頭腦比較冷靜的人們則決定把這第一聲禮砲奉獻給他們的親愛的布里安斯克森林。結果十分出人意外：砲彈向一個方向走去，白砲却在另一個方向……造砲的人又工作去了；設計者們研討著每六點細文末節。結果圓滿了；第二門在布里安斯克森林「兵工廠」製造的小白砲堂堂皇皇地通過了作戰試驗。

若干時候以前，德國人在村莊的牆垣上張貼著下面這佈告：「凡實際參加對游擊隊作戰或供給吾人有用之情報者得立即接受現金賞格以外加田地一塊。」這誘惑性的佈告毫無效用。納粹必須遠遠地從德國輸入一些俄國產的賣國賊來才行。

德國警察局祇能從蘇維埃人民雇用很少數的一些人——那班屈服於侵略者的諾言的貪婪之徒。但是這些猶友們是隸屬於那種德國人沒有統治權的動亂地區的。常常，當這些警官們在早晨來看「鄉長」的時候，他們發見他的床是空的。祇

有布里安斯克森林才能夠宣布這班海恨的賣國賊結果會怎樣。

游擊隊畫了並且印了一封公開信給「警察和其他附敵的渾蛋」。

這是一篇摘錄：

你們這些警察強盜，你們讓無辜的婦孺無家可歸，在你們焚燬他們的房屋以後。你們這些棍徒，你們偷去他們的牲畜和他們最後的一片麵包，讓他們餓死。你們這些劊子手，你們把孩子從他們母親手中奪去，你們這些豺狼，你們拘捕愛好和平的公民，把他們引渡給你們主子的刀斧手——納粹暴徒。你們是賣國賊和敵軍的奸細。

要知道報復的時候就快到了！

游擊隊，厭惡你們這些禽獸的人！

憎恨是可以返老還童的。老年人可以和青年一樣的憎恨。如果你聽到一個六十五歲的老人傑拉西姆的業績的故事，你便不能不為俄國人民驕傲。

德國人正向這村莊前進中。傑拉西姆準備出走。「你到哪裡去？」游擊支隊隊長問他。

「同你們一起，到森林裏面去！我還沒有老到不能戰鬥。」

「留在這兒！你在這兒能夠給我們做更多的事情。」

這老人噤咭了幾句，但是留在後面了。

他受命擔任了這村莊的村長。德國人來了又走了，但是他們每來一次總要發生一些不愉快事件。照例他們受到游擊隊的伏兵的攻擊。於是納粹開始懷疑這村長了。他們派了一百五十名士兵到村莊上來作爲永久的駐屯軍。現在傑拉西姆覺察到他不能夠再同敵人玩捉迷藏了。於是他就集合起一羣武裝農民，準備了一場納粹歡迎會，五十個德國人被殺死。於是傑拉西姆到森林裏去會合了他的友伴。現在他們必須讓他戰鬥了；他一刻也不能再留在村莊裏面了。

整個一個國家的憎恨在布里安斯克周遭的古森林內找到了一個隱身所。前線那一段段的軍事長官曾經發布了下面這道命令給游擊隊：「德國軍團的成千成萬的人漸次消滅在布里安斯克周遭的森林內。整個這區域布滿了腐蝕着的鐵片——你們所毀損的武器。成打的火車頭，成百的汽車輪在布里安斯克周遭破壞了的鐵路線上。你們教納粹長懼俄國農民，你們可以驕傲地說：他們恨我們是因爲他們